

行走者

雨中庄园行

孙明浩

一

在时光的幽径上徘徊，记忆宛如那淅淅沥沥的雨，不经意间便将人引入一段诗意的旅程。

那一天，天空飘洒着朦胧细雨，仿佛为天地蒙上了一层薄纱，霞光文学社的文友与著名作家衣向东先生一道，陪同《中国作家》原主编程绍武先生一同走进雨中的庄园。

秋雨初时稀疏，旋即不再矜持，密密连成了线。雨不算大，却绵密得很，落在久旱的土地上，发出细微的“滋滋”声。栖霞的秋，原是被早魃攥紧了喉咙，水源干涸，田土皴裂，玉米叶子蜷成焦黄的麻绳，连最耐旱的苹果树也失了精神，青果悬在枝头，像是被吸干了汁液的铃铛。农民兄弟望天的眼睛，早已被日头烤得干涩。如今，天终于沉下脸，降下了这场温柔的细雨。我伸出手掌接了几滴雨水，在掌心捻开，心里美极了：“这下好了，早情终于解决了。”

衣向东走在前头，这位从北京归来的作家，退休后没有选择闲云野鹤的生活，而是一头扎进故乡的泥土里，牵头办起了“霞光文学社”。程绍武此次是受邀来开展文学讲座的，他也是山东大汉，人却如古玉般温润端方，言谈间自有令人如沐春风的气度。

细细的雨丝落在大门楼上，顺着瓦当滴落下来，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小的水花。牟氏庄园的青瓦被雨水淋过、浸过，颜色深了一层，像墨汁晕染的宣纸；房墙砖缝里钻出几缕细草，倒像大地悄悄攥住了庄园的根。我们在巍峨的门楼下暂避时，导游小姑娘快步走来，朗朗的解说声让我们仿佛踏入被岁月遗忘的梦境：“这里是庄园装饰最豪华、精致的西忠来大门口。大门按照官门规格建造，建于光绪年间，是牟墨林第三个孙子牟宗夔的院落。大门门楣处四尊门簪自东而西依次雕就琴、棋、书、画四样雅物。大门上的对联‘耕读世业，勤俭家风’是牟氏家训，由牟氏家族第十代清康熙三十二年进士牟国琬提出，莱阳进士、书法家王埏撰写……”

待导游讲罢开篇，我们人手一伞，跟随她漫步在庄园深处。导游娓娓而谈，衣向东不时插话补充，将这座北方最大庄园的兴衰消长细细道来。程绍武兴致颇高，每到一处都驻

足良久，时而俯身观察砖缝里的青苔，时而抬手轻触廊柱上的木纹。而对于我们这些地道的栖霞人来说，游庄园本是家常便饭。衣向东著有长篇小说《牟氏庄园》，也早已吃透了这里的一砖一瓦。

二

我的心情兴奋且轻快。一是因为早情缓解，农民兄弟能松口气了；二是我想程绍武的到来，定能让文友们收获满满。就在前几日，玉米苗还病恹恹地耷拉着脑袋，苹果叶在烈日下无精打采，一位农民诗人的“悯农诗”字字透着愁苦。衣向东特意找我，让我叮嘱文友要多发表正能量的诗文，引导大家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文友们虽能理解，可我心里的石头始终落不下地。如今这场雨，总算给了所有人一个交代。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乡亲们站在屋檐下、田埂上，仰望着天空，眼中闪烁着欣喜的泪花；也仿佛望见苹果挂满枝头、玉米茁壮成长的丰收景象。

雨幕里的天光稍稍亮了些，雨丝愈发绵密，打在伞面上发出轻柔的声响，与青瓦上的滴答声交织成韵。脚下的青石板历经岁月打磨与雨水冲刷，油光发亮，缝隙间的青苔顺着石纹往下钻，被滋润得愈发翠绿，倒像这些石板不是铺在地上，是从地里长出来的。

行至西忠来后院，戏台上的古筝声穿透雨幕传来，弹奏者是位穿月白旗袍的姑娘，发簪和流苏随动作轻摆。那古老的韵律是《高山流水》的后半阙，伴着瓦檐雨水的滴答声，倒真像伯牙在细雨中操琴。程绍武驻足，闭目凝神，衣向东轻声自语：“这雨声配古筝，才是庄园最本真的韵味。”

西厢小楼曾是牟氏家族的读书楼，门锁着，窗却开着。屋内古籍架上的经史子集封皮泛着旧黄。雨水顺着窗棂蜿蜒而下，仿佛在为古籍拂尘。

牟氏先人伏案著述时，是否也听过这样的秋雨？他们留下的典籍，是否也曾沐浴过这样的甘霖？一行人驻足，不由得说起牟氏家族“耕以养身，读以润心”的家训。这个家族明清两代共出过10名进士、18名举人、7名京官、8名州官和118名县官，家族的兴盛可见一斑。他们深知土地是生存的根本，知识是传承的力量，田间劳作结出粮食的果实，书房苦读

积淀修养的厚度。

三

沿着甬道前行，右拐，进入另一处院落。两旁花草树木在雨中愈发生机勃勃：木槿花带着水珠微微颌首，木兰树像卫士般静静矗立。它们的根，都深深扎在庄园的泥土里，和那些青砖、石板一起，守着岁月。

衣向东走在队伍中间，时而停下观赏景致，与程绍武轻声交谈，聊到兴头上，他指尖在湿漉漉的树干上轻轻点一下。程绍武的目光顺着他指的方向望过去，嘴角跟着扬起笑意。不知何时，两人聊起了“作家群”的话题，程绍武转向我们，感慨地说：“栖霞也能把苹果、玉米写成文章，文学不是高高在上的，是贴在地里的，是长在生活里的。管理苹果时授粉疏花，指头上沾着花粉；种玉米时的施肥灌水，鞋底子粘着泥巴，都是最好的文字。大家努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个‘栖霞作家群’。”

文友们瞬间被点燃了，纷纷点头，眼中泛起光亮，仿佛已经看见了那片文学沃土的生机，雨丝掠过脸颊，透着雀跃。衣向东的眼神里，也闪烁着一份热情与坚定：“文学源于生活，就像这座牟氏庄园，它不只是建筑，更是鲜活的历史。我们要扎根家乡土地，从这里汲取灵感，写出家乡的魅力与底蕴。”

说话间，我们走上一段青石板路，导游说这是道光年间的老路面，旁边的旺宅，是牟氏庄园主要创业者牟墨林住的屋子。栖霞有多少人的脚印嵌印在这雨润的石纹里——牟家子孙的朝靴，灾年难民的赤足，今日游客的脚印，还有我们这一众痴迷文学者的足迹。细雨一来，它们便把这些故事都泡软了，等着人们去读。

雨渐渐稀疏，像被谁轻轻收了雨线，只有零星几缕顺着瓦檐往下坠。天光亮了，云缝里漏下的阳光，把青石板上的水洼照得亮晶晶的。我们踩着水光走向园中深处，雨后的庄园像被擦净的旧书：青砖如墨，灰瓦似砚，石板路闪着水光，连风里都浮动着草木的清润。粮仓、账房、绣楼、书房、花墙……每一处建筑都仿佛重新呼吸，诉说着“耕读世业”的过往荣光。被雨水洗亮的牟氏庄园，与文学薪火相传的脉络，原是如此相通，它们都在等待一场透彻的浇灌。

人世间

岁月不经年

秋实

岁月不经年，人生何以堪？一岁中，有新生亦有凋谢。

2025年9月16日晚，92岁的周明先生仙逝，我无比哀伤。绵绵秋雨淅淅沥沥，我的耳畔一直回响着李叔同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周明先生1955年从兰州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作协工作，曾担任《人民文学》杂志常务副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与茅盾、冰心、黄宗英等大家曾密切接触。作为一个热情、练达、精于思考、勤于动笔的编辑家、作家和活动家，他的名字，与中国文学史的一些著名作品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些文学事件的当事人、知情人，也成为作家最多的作家之一。

我与周明先生相识时间不长，但因为兴趣爱好相同，感情深厚。

第一次与周明先生见面，是在2019年春天，我去拜访红孩先生。那时，红孩先生是中国散文学会的常务副会长，周明先生是名誉会长。我到红孩先生办公室的时候，周明先生也在。初春的北京还有些冷，但玉兰花已经开放，周明先生穿一件蓝色的外衣，和蔼地起身迎接我，然后在一张堆满书籍的桌旁坐下，开始与我们交谈。

交谈中，我感受到了他对文学的酷爱，对文字的执着。再后来，我们断断续续有一些接触，他的一颗爱心和对世事的独到见解常常打动我。他以文为伴，兢兢业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和我谈，文字是可以永久留在历史上的，只有文字是不朽的记忆。文字永远不会辜负每一个喜欢它的人。

红孩先生说，周明先生是一个大善人。此话是对周明先生的高度赞美，也抓住了周明先生的人格特点。他身居高位，对许多没有名气的文学爱好者尽心扶持。

2019年7月5日，周明先生来到烟台，参加烟台统一战线历史、文化、人物、故事等采风活动座谈会。七月的烟台因有大海而凉爽，但仍热情洋溢。他穿着一件长袖衬衣，脸上满是微笑。他说：“我参加了许多关于文化的座谈会，大部分是宣传部门或文化部门组织的，今天参加统一战线文化座谈会，还是第一次，别开生面，意义深远。用文学的形式展现统一战线的历史、文化、人物、故事等，会使这些光辉的人物和事迹被拭去尘埃，永远熠熠生辉，照亮人们的心灵”。

周明先生洞察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倡导跨文化交流与包容。他认为，文化建设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而不是个别部门的事情。一个企业没有文化就没有可持续发展；一个部门没有文化就没有凝聚力；一个城市没有文化，这个城市就没有灵魂；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没有文化，那么这个国家或民族就没有希望。

7月6日，周明先生带队参观了烟台规划展览馆、烟台山冰心纪念馆、烟台开埠陈列馆、胶东革命纪念馆，然后去鲁东大学文学博物馆进行了采风。当天下午还到访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有关人士，之后写下了著名的散文《岁月留痕》。《岁月留痕》是周明先生写的关于冰心老人的文章，字字句句都是爱。这篇散文后来编入中共烟台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与中国散文学会共同编辑出版的《这片海，汹涌澎湃》。

一个善良的人的思想必定是有高度的；一个有思想的人的善良一定是有境界的；一个善良有思想的人一定是高尚的。周者，为人善始善终者也；明者，思想有光辉者也。周明先生的名字恰如其人。

在秋雨绵绵的日子，我的心中更添惆怅，写下此文，以表达我对这位乐于助人的文人的怀念：可怜江郎词穷，无言送与周公。青山明月永在，何用言语表白。